



春游
◎吴有涛

与水居邻

◎黄正平

幼时的家,屋后是条大河。水流悠悠,向东流入黄海。

临水而居,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用水方便许多。淘米、洗菜,及至涮马桶,都在那条河里。到了夏天,更是男孩们嬉戏的水乐园,游泳、捞鱼摸虾……

屋后的河畔,有榆树、水杉,那是父亲亲手栽种的,我们长大,树也渐渐长大。石阶通到水面,中间有一个平台,夏日里还可置凳纳凉。望着星空,编织自己的童年梦想。雷阵雨时,雨滴落在水面,泛起一个个大水泡,河边的我随天气心花怒放。冬天河面上结冰,打开一个冰

洞,进到这里边洗菜,用一个木制的菜榔头在竹篮里倒腾,把菜洗得干干净净,而两只手已在寒风中被吹得红肿,有点发麻。

好多年少时的记忆,就留在河边,留在家乡那条日日夜夜流淌的河水之中。

工作到了城里,搬了五次家,又搬到河边,不在屋后是屋前,也是由西向东的笔直大河,河还宽敞了许多。晨起拉开窗帘,便见到清澈的河水正在东流,偶尔还有“突突突”的帆船驶过。在六层楼上,抬眼清晰可见,仿佛回到昨天,回到童年。

屋前河边植了高高矮矮的树,

有玉兰花、女贞、桂花等。它们在这里生活快有五六年了,但支架和包裹的绳索还未去除,叶片在树梢长起来,显示着它从山沟沟里、田野上搬迁过来以后的适应能力。白头翁、黄鹂鸟、灰喜鹊,在树枝间跳来跳去,欢快地发出清脆鸣叫。

早春季节,曙光刚从东方散开。睡得朦朦胧胧的,欢唱般的鸟鸣声清新明亮,响彻低空,再又传到耳畔。

春韵天地,暖阳照过来,空气湿润,陪母亲在河畔走走,顺便自己也发发呆,可谓惬意的双休下午茶时光。

江海
风情

今非昔比的“粳子饭”

◎凌华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是一个国家的特殊战略物资,让百姓能吃饱饭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也是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和的保证。20世纪60年代,百废待兴,加上劳动生产率低下,又连年遭受灾害,我国吃不饱的现象比比皆是,平时家长发现孩子浪费粮食,那简直被视为“犯罪”,当孩子惹是生非时,被怪为“吃饱了撑的”,意思是吃饱了已经很幸福了,你还无事生非,当人们相遇时,“吃了吗”也往往成为首要问候语。

听母亲说,我出生在原南通县的金沙镇,由于父亲远在上海工作,家里人多,常过着吃不饱的日子。1969年,我三岁时,母亲无奈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来到黄海之滨,素有棉花之乡的原南通县三余公社安家落户,尽管三余是棉花之乡,且那时的三余还属于盐碱地,一般不种水稻,可因为那时的三余田多人少,生产的小麦、玉米、蚕豆、大豆、油菜等粮油自给自足还是绰绰有余的,至少可以保证我们吃得饱、饿不死。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收获粮食时,生产队都会把粮食堆在仓库前面的场地上,会计会按预估总产,确定全队人均分配数量,然后全队二十多户人家按照一定顺序,根据每户人头分粮食。那时,看着仓库场地上堆积如山的粮食,我们这些小伙伴

是最开心的,尤其是在分红薯、胡萝卜或玉米时,我们可明目张胆挑些红薯、胡萝卜,到河边洗一下,先享受起来,有时在待分的粮堆里挑些嫩玉米到附近小伙伴家灶膛里烧烤。我们吃着玉米,看着彼此都是一片漆黑的嘴脸时,相视而笑,感到很满足,因为那时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不过,由于那时三余地区不种水稻,一年到头尽吃粳子和玉米粉,让我们这些小孩吃厌了。后来,母亲想办法用家里的玉米、黄豆等换了些米回来,但也不舍得每顿都煮纯米饭,而是先用少量大米放在水里煮,等即将要熟了,边往锅里掺进粳子或玉米粉,边用筷子或两根竹子在锅里均匀和在一起,我们那时戏称为“粳子饭”或“玉米粉饭”,有时亲戚朋友来我家,或我们姐弟身体不好,母亲在锅里掺进粳子或玉米粉时,故意不从最底下开始,这样在盛饭时,可在锅最底下能盛到相对纯些的米饭。此后,平时每当看到母亲或姐姐在煮饭掺进粳子或玉米粉时,我总会吵着不要把锅底下的米全掺和进去,以图能吃到相对纯点的米饭。

因长时间没米饭吃,邻居有个大哥还闹了个小笑话。生产队有个少妇的娘家死了个亲戚,让这个大哥骑自行车送到其娘家,由于那里

平时也没有米吃,为了招待这个大哥,少妇的娘家人就用准备过年蒸糕的糯米煮饭招待他,由于这个大哥至少有半年没吃到米饭了,加上旅途劳累,也不管菜的多少和好差,他一下吃了两大碗糯米饭,可回家后,由于糯米不易消化,得了肠胃炎,害得他三天未能好好进食,一直到现在还被我们笑话。

与此相反,家住原南通县金西乡的外婆家,常常吃不饱。尽管金西是鱼米之乡,每年都种植水稻和小麦,生产的大米晶莹剔透,甚是好,可由于人多田少,因此我的一些堂舅舅们,常把舍不得吃的好粳米,起早骑上两个多小时自行车,带上近百斤粳米来到我家附近,以我家为根据地,换取更多的玉米、小麦、元麦等粮食,回家加工后与米一起煮成“粳子饭”“玉米粉饭”,以解决温饱难题。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粮食连续丰收,如今已很少听说有人吃不饱饭的,取而代之的是即使贵点,也要买好吃的米,有时还故意往米里放些粳子和玉米粉,煮成新时期的“粳子饭”“玉米粉饭”,而且现在市场上粳子和玉米粉比米还贵,据说这样吃对营养的吸收和身体的健康更有利,也更科学。同样的“粳子饭”,反映的却是不一样的生活水平和现状,真是今非昔比呀。

江海
风物

春季(组诗)

◎蔡小卫

紫琅
诗会

立春

东风从车窗滑过
十二度的温情,刚刚好
爬虫复苏,向白昼致意
抖落一身尘埃
如同化解冬天的遗憾
河面,薄冰日渐消融
鱼儿背着碎冰片,浮游
眼睛里写满未来
迎春花嫩蕊摇黄
舜帝扦插的花枝
岁岁年年,蔓延成海
等一切将要更生的时日
命名爱情
不畏寒威,不择风土是傲骨
先花后叶是风度
溪畔、桥头或墙隅
在怒放之前
已是春天的报信人

雨水

春雨轻落凡尘
是还俗是报恩还是千年的初心
草木不言
绿了田野又绿河岸
太阳的直射点落在山坡上
万物闪耀珍珠般的温润光辉
村庄沉醉,不忍回
冷暖空气始终较量着
知情人传递着媚神的手法
坐下吧,等种子萌发
等小生物被淋湿、唤醒
补天人发誓
这是一年最好的雨
鸿雁归来
河水让情人的喜悦破了冰
快递哥握着游子的漂泊
湿漉漉的,长出新蕾

惊蛰

做一个好梦
在阳和之气覆盖下
泥土松软
盘古劈向黑暗
混沌被巨响分开
桃树上,花芽盛开
新媳妇将她熬成脂膏
涂抹双颊,犹如从诗经走出
把天际映成粉红
仓庚孤孤单单
三百米,是最高阈值
她穿过三百米,鸣叫
突然记起
“画以山水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鸟竹石又次之”
掉头携手虫草
前往五代时期
呼喊旧日的靠山
草虫画的微计末事不怪草虫
黄荃拿画笔以精妙、完备之姿
还她们以素材独立
白天从夜幕里消失
凉风漂游
正名后
她们抬手
接受大地发放的给养
从属、依附这样的韵脚
统统交给一声惊雷